

我的家乡我的河

□ 彭开全

我所居住的村庄，名叫郭家剅，隶属监利网市镇。

看“剅”地名，就知道是水乡。剅，即横穿堤坝灌的口子，或横穿河堤的水道。

郭家剅门前有一条断流的河，别看她现在水流不畅。她曾经是这个村庄的母亲河，名叫小沙河（村民们喜欢叫运粮河），上属监利，下属洪湖，浩浩荡荡在瞿家湾汇入洪湖。如今这条干枯的河流，其堤岸高达10多米，由于上游涌水湮没，下游才逐渐“寿终正寝”。

这条小沙河，在我爷爷的爷爷时代，上面能够跑船。80多年前，湾子里的肖婆婆出嫁是坐船而来的，三官殿与府场镇还没有乡村公路，村里水性好的小伙子，时常潜入小沙河中，找路过的船支讨东西，比如罕见的圆镜，好吃的卤菜。善良的乡亲总是在岸上向船上扔上些黄瓜、瓠子供他们食用。一来二往，这条航线成了“黄金水道”，岸上的薛姓与丁姓，为了争夺这条河流的管辖权，年年岁岁抽出本不兴旺的男丁进行决斗，岁月如河水般流逝，他们家族的男丁则如烟云般散去了。

接着而来的是蔡姓和赵姓。蔡姓从沔阳迁来，生活习惯比较入乡随俗；赵姓从江西而来，家族男丁从小就学道士，深为蔡姓所恶。有一年，蔡姓青年携赵姓女子私奔，两个姓氏本来不合，互相看不惯，大动干戈，赵氏不敌，远走他乡。此后，蔡姓也开始走向衰败。

再接着而来的，是一批参加农民起义的后裔，老弱病残，入住村庄。领头的姓高，为人正直，但带来的几个家族，好吃懒做，喜欢偷鸡摸狗。被邻村闻姓所不齿，联合尹姓将其逐出。

此地曾经荒芜很长时间，仅韦姓、杜姓在此营生。尔后，彭姓架着小舟来到此，只见一片荒芜，沙坑接着沙坑连成一片，彭姓垅湖为田。时间久了，人们称这地方叫彭家湾，彭氏发家很快，从一人发展到四房，从四房又分出小四房。小四房与老四房素来不和，老四房不与晚辈计较，迁出了彭家湾，在监南开疆辟土，成了彭家边。后来，郭姓逃荒而来，慢慢发展成一个湾子。中途李姓迁移至此，水土不服，改迁大兴垸。龚姓、朱姓先后而至，人丁一直不紧不慢，不像郭姓繁衍得那么快。

田姓是在逃荒的路上救过闻姓人的命，闻姓感其恩，让其落户闻家湾。

一个姓氏的故事，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谢姓来此，纯属巧合。相传谢家祖母姓郭，其名郭宝英。谢、郭两家是郎舅关系，郭宝英嫌谢家山穷水恶之地，不肯结亲，其父答应几亩良田作陪嫁。郭宝英是一位有心机的姑娘，她说，遇播种收割季节，婆家娘家路远，连个粮食收仓、人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郭父心疼女儿，许宅基地相赠。

郭宝英仍然不依不饶，她说，一代亲、二代代表，三代四代怕娘家兄弟后辈相欺。郭父

见她这样说，又请族人立下字据作保，这是谢姓迁移郭家剅的故事。谭姓颇有传奇，是走乡串户的小贩，被杜姓女子看中，落籍于此。

刘姓据说是刘伯温的后裔，沿着小沙河的堤岸而居。刘姓地势相对较低，一直想迁到彭家湾，苦于彭氏老四房家人丁兴旺，不好意思开口。彭氏老四房外迁后，恰逢吕庠生刘起汉修谱致此，他与与彭家是老表关系，由他作中人，彭家将台基旁的土地出让给刘姓。汪姓一直是小门小户，完全依靠杜姓生存在这片土地上。随着杜姓的外迁，汪姓人丁短缺，在湾子里慢慢淡出。郭家剅的“剅口”是郭姓与龚姓交界处，龚姓的祖人放鸭为生，落脚于此地。

这就是老人们口中的“郭剅十八家，罐子炖粥敬菩萨”之来历。彭家湾与郭家剅先是并存，到上个世纪70年代，村名改为郭家剅至今。

有人地方就有是非，有江湖传说。族与族之间，左邻右舍，兄弟阋墙演义爱恨情仇……

郭家剅地形像一扬帆船起航的宝船，由东向西，居民沿一条古老的小沙河而居。运粮河上通下达行驶过盐船，方便百姓水陆交通。

郭家剅是典型的水乡，它比任何一个村庄的河塘要多。有口坛子、刘家坑、郭字坑、高家坑、杜府坑、菱角坑、沙坑、严包草坑、大坑、大沟、小沟、彭家坑，还有叫不出名的坑，

书法家王遐举的传奇人生

□ 彭四平

笔法方圆互用 竣拔而有风致

1940年，长沙在日寇的攻击下，战事紧张，王遐举携家人逃往湘西沅陵。湖南湘礼中学由长沙迁到沅陵，校长劳启祥聘请王遐举任湘礼中学书法教师。次年，因为军工产品需要人协调，王遐举出任军政部驻衡阳办事处主任。工作之余，每天坚持写字、画画。他感觉到大好时光都被自己荒废了，在《述怀五首》其一写道：“十五二十时，意气倾江海。眼底空古人，宁有今人在。焉知时事异，往再又十载。学业终无成，一身从允悔。”

1944年，日寇南侵，衡阳失守，王遐举随纺织厂迁往贵州独山，后因日寇空袭，工厂解散。继而辗转回湘西，寄居芷江罗旧。

两年后，王东原主政湖北。王遐举任湖北省政府编译员。他从湘西赶到武汉，途经衡阳，面对满目疮痍，心情沉痛地作《重经衡阳》：“久滞潇湘与愿违，衡阳再过景全非。行人路上稀人迹，回雁峰头误雁归。几处楼台玉笛冷，满城风雨劫灰飞。淋漓一掬伤心泪，待把天戈返落晖。”

一年后，王东原主政湖南，王遐举出任《国民日报》文史专刊主笔兼资料室主任。1946年，全家搬迁到湖南长沙岳麓麓山附近的赫石坡别墅，这期间他的书法大有长进，一些豪门、政客时常到此购买他的书法作品。王遐举晚年，受时任湖南省省长熊清泉邀请到长沙采风，曾来到昔日的赫石坡别墅，那里已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所在地。别墅年久失修，曾经流过房舍的那股清泉，接近枯竭。他仁立近20分钟，黯然离开。

王遐举的第一个书法作品展是在武汉举办的。那是1947年夏天，受友人邀请，他将自己精挑细选的一00多幅已装裱的作品，从长沙乘火车到汉口市商会（今武汉市工商联所在地）展厅展览。书法家邓散木（老铁）参观展览后，在《武汉日报》署名发表《王遐举的书画》，文中称“他所写的大小篆书，幅幅都是剑戟相向，古意盎然，隶书则大气盘旋，笔势欲飞，放荡中寓有规矩，比一切人写的隶书都不同，真可谓隶书之奇观，行楷源之北碑，笔法方圆互用，很竣拔而有风致。”

“他的每幅书法作品那么古朴、流动”

1949年3月，王遐举经过徐悲鸿向田汉推荐，进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工作。他全家住在崇文门外三里河平乐园，那个院子叫“荆州会馆”，住户大都是湖北荆州地区在京的乡邻。院落很大，有前后三重，他家住在最里面的一层。院子有中间一层为完整的四合院，他们一家住的里院里有北房、西房和南房各三间，东房位置是前院西房的后房檐。

其子治平回忆说：“解放初期，北京用水很困难。我们用的水靠送水工每天挑一担水（两桶），每月一元钱。这两桶水是我家一天的全部用度。早晨洗脸的水不能倒掉，还要留着晚上洗脚。大约1953年，院子里安上了自来水，用水方便些了，不过还是不痛快。因为水龙头安在了进大门的门内，我家住在最里层，到那里要过两层院子，每层院都有一个门洞及高门槛。我经常看到父亲挑水，父亲个头矮（约1.68米），只见他过门槛时先扬起后面的桶，等近过门槛再压下前面的桶，再一次扬起后面的桶，如此两次，才能挑到家里，倒入水缸中。这样一直到1957年我家搬走。”

文革开始，王遐举被下放怀来沙城干校务农。1969年他回到家，要唐碧君带着孩子回监利。唐碧君听后，火冒三丈，大声质问：“我自己养活自己，为啥要迁回监利？”

王遐举蛰居在北京，无法做通爱人的工作，只好忐忑不安地返回干校。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，干校领导调查了唐碧君祖上三代，发现其家庭成分是贫农，才作罢。多年后，王遐举十分感念老伴的这份坚持，为他日后重回北京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王遐举花甲之年，被下放到干校，起先是放牛，后来干校办了一个扬声器厂，需要一个美工。他被安排在扬声器的包装上画花、写字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他没日没夜地写呀画呀，毕竟是年过花甲，时间一长，终于累倒了。

阳光总在风雨后，1973年，王遐举借调至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，负责书写各类植物说明书。由于他平时沉默寡言，不擅交际，很多信息都比较闭塞。当年下放干校的同事都回到了原单位，他才开始找组织咨询落实政策的情况。没多久，组织上通知他说，“有3个单位可供其选择：一是回中国戏剧研究院，二是到中国文学研究所，三是进中国美术馆”。

王遐举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到中国美术馆上班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一位书法巨匠将从这里走向世界。王庆云晚年回忆说：“父亲写字，都是我帮他研墨，有时父亲写字到深夜，我陪父亲研墨到深夜，有时候研墨到臂膀酸疼，疲劳得睡到了，父亲推醒我，让我上床睡觉。父亲常用旧报纸写字，一张纸反复写，最后连写的是什么字都看不清了，才将那张纸扔掉。稍长，我就替父亲研纸。我看父亲如何用墨，如何运笔。自己就不知不觉中有了揣摩，有了体会，有了飞跃。”

王遐举认为，一幅书法作品，应该是书写者自己的性格、情感以及各种修养一齐从胸中、腕底奔赴到纸上的总和。书法家启功先生对王遐举有较高的评价，他说：“王老先生写的篆书、隶书、草书都有深厚的功力。他的每幅书法作品那么古朴、流动。古朴、流动是不容易统一的，而王老先生却能做到统一，这种艺术上的驾驭能力就是书家与大书法家的本质区别。”

王遐举成名有点像小说家沈从文，都是先得到国外认可，国内才引起高度的重视。有一次，他在中国美术馆为一个画展用隶书写序言，一群日本书法家大为惊奇，纷纷拍照留存。该书照片流传到日本后，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池田大作从“宏大的气势”中读出了“宽博的胸怀”。池田大作曾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两次接见，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倡导人之一。他客观的评价，对国内重新认识王遐举的书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
1982年，王遐举受党中央委托，将《中共中央致蔡畅同志的致敬信》写成四屏，赠送给蔡畅同志。次年，他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托，将六届人大给叶剑英委员长的致敬信写成六屏，赠送给叶剑英元帅。同年，王遐举应日本政府邀请，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东渡日本，他神采飘逸的字体、遒劲雄浑的书法，被东京美术馆收藏。

王遐举的诗词像一泓清水，俯仰之间尽是风流。他与同时代的艺术家启功、舒同、陈叔亮、萧劳被并称为“京都五大名笔”。王遐举与萧劳住楼上楼下，萧劳曾诗云：“芳邻上下楼，野农健如飞。”野农，遐举之号也！

像牯牛固水一样的水塘，像小沙河、扯皮河一样，都是有故事的。

过去种粮食，多半靠天收，有了坑和水塘就不一样了，有水源，就有旱涝保收的底气。

过去，一个人积蓄了一点钱财，置办家业，就买良田。买田必须要考虑水源。凡有水源的地方，肯定是出庄稼的好田。

一些河塘，并非无主之地，引渠灌溉还要看看拥有河塘之人好不好打交道。过去为争水源，氏族之间发生过流血械斗事件。

前几年，听湾子里的老人讲，郭姓的迁移在明末清初，从监利尺八而来。据说是一位石姓奶奶引三个孩子乞讨落脚于此地。现在发展到近百户，人口愈千。

如今，城镇化的建设与布局，让村庄族氏大变身。一些河坑只是在我们记忆中，梦中出现。它们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过这一方土地上的乡亲，它如今杂草丛生，像母亲头上的白发，蓬头垢面，没有人帮她梳理。

每一个河塘，都有一本辛酸的故事，我们的后代终究会将它遗忘，这是必然的结果，因为农耕时代即将结束，我可以看见现代农业的辉煌，我可预想到民俗文化与优良传统消失，就如今天的春节，我过的十分迷惘，没有欢悦的气氛。

小沙河曾经像一条轻盈的彩带，它承载了我许多思念，在梦中我肩担着一缕乡愁，回味着故乡一片绿意盎然的田野，小桥流水人家宛如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，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。

一门出了三位书法家

一代书法大师王遐举以隶书见长，其用笔颇为讲究，多以园笔为主，方园兼备，点画长短互用，顿挫跌宕，笔势的斜正互为照应，波磔俯仰，洒脱自然，追求流畅、清新、朴茂的艺术风貌。在写点时，先裹锋下笔，后转锋再提笔运行；主横画大都作园头起笔，起笔藏锋逆入后提笔，用力送到，稍驻笔，从容向右上方提笔波出呈圆势；有的却用方笔，顿挫有力，形满神丰，竖画多用“垂露”，竖末端回锋收笔；其捺画主要是方头斜捺；有的撇和折勾却一改历代传统的写法，加上篆意；字的转折处多是方中寓圆，不露硬角，显得笔致婉转道润，骨力内含。作品中的笔画运行有致，粗细相间，各具姿态，生动自然，十分恰到好处。

1985年，王遐举与失联近40年的弟弟王铁猛在香港见面。回到北京后，王遐举应弟弟的要求，临写了《圣教序》和李北海的《麓山寺碑》，托香港友人转寄。

王遐举强调练字要有吃透一本本“古帖”的毅力。他给其子王庆云的信中写道：“你现在练习隶书和魏碑，又写颜体，这很好，但要有重点，不要平均一样。写碑帖，不能今天写这，明天写那，必须先把一种碑帖的面貌精神都体会了，再写别的。”

他强调练字就靠每吃透一本本“古帖”的毅力，才让其楷书结体稳重生动、遒劲别致，散发出了贯穿古今的气概。在他的悉心指导下，其弟王铁猛、其长子王庆云都成为知名书法家。从此，王家“一门三位书法家”成为谈资。

1991年，监利县人民政府为纪念书法家王遐举，王铁猛和王庆云一门兄弟父子在书法界的建树，在县城古城镇建有“泛鹅亭”。亭内王遐举小记云：晋王羲之爱鹅，用书法换鹅，千古传为韵事。今王氏一门皆擅书法，应有鹅助兴，监利县人民政府为“三王”建亭，嘱书“泛鹅亭”以资纪念。

一个人，无论名气多大，职位多高，最后梦魂萦绕的还是其故乡。1992年春天，王遐举写完竹书之后题字曰：“余童年家傍有旧有竹圃，后游湘画竹时，偶忆及之当时在画上曾题此诗：修竹参参天，笋根恋故土。枝叶长青青，风霜不敢侮。”

3年后，王遐举与世长辞，享年86岁。书法家高惠敏在《忆逝老》一文中，有个细节令我非常感动，现抄录如下：

随着书画的升温，逝老成了众人喜欢和攀附的目标。由于他的宽厚慈祥，渊博真诚，以及善待众生和礼贤下士，再加上老伴的热情周到，平等待人及出奇的记忆力。所以很多领导、书法家和爱好者都愿意到他家里坐坐聊聊——当然，来的人往往都还有写幅书法的要求。别人聊完了自己去做自己的事，而逝老和老伴“陪聊”完了却还要为所有“交下的活儿”忙个不停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每天清早四五点钟就起床，打拳舞剑之后，就开始“笔耕”，早饭后再继续，一直忙到中午。下午的“工作”，自然还是继续接待那日复一日的“门庭若市”。有人来访，老伴总是陪坐一边，还用记录本把“任务”仔细记下，免得记错了日子“耽误了人家的事”。逝老天性随和，最愿意成人之美，所以每有活动，只要身体允许，一般都不推辞。

这就是王遐举，他的“书法人生，不仅权势、不借背景、不靠交际，甚至不用借助性格魅力和弟子拥戴，完全是靠他的字表现出来的气魄宏大、胆魄过人 and 功力深厚而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欢迎”。

又到早稻收割时

□ 宋继敏

盛夏清晨，当我还在睡梦中时，窗前高高的水杉树上，知了叫个不停。

小时候，一句童谣在我耳边萦绕：“知了叫，早谷黄，爸妈叫我早起床，双抢时节我帮忙”。

俗话说，穷人孩子早当家。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，我家有7口人，属人多劳力少户头，年年都是组里“超支户”。

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父母为减轻家庭生活压力，主动承包组里将二亩田作为一亩田分到户的低产田，因此劳动时间比其他家时间长，劳动强度比其他家强度大。依稀记得帮父母参加早稻抢时，晚稻抢插正值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，13岁的我也算半个劳力。在田间帮忙割谷、抱谷；在打谷场上松谷捆、递谷，干力所能及活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也开始用冲担挑稻捆谷。收割后，稻谷在田间晾晒干，收成小堆，然后用草绳捆成一捆捆的稻捆。那个年代没有一条像样的生产路，只能用肩挑将稻捆送到家附近的打谷场。我家农田分在园田化，与洪湖曹市镇张家湾村农田毗邻，离打谷场来回约半个小时。为确保颗粒归仓，稻捆挑上肩后中途不能歇息，需一口气呵成挑到打谷场。

其实，在双抢时节最重的体力活就是挑稻捆，一担稻谷约七八十斤，榆树做的冲担在双肩上来回摩擦，格外辣疼。谷割晒田间后要及时抢收，便于耕整后种上晚稻。晚稻秧要在8月1日前插完，民间有“晚稻一过秋，十有九不收”的说法。父母对也我格外照顾，我挑的稻捆重量只有成年人的一半，主要是帮父母和哥嫂减轻一点劳动压力。有时挑到半途想帮挑子，但想到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种谷不易的情景，硬是咬牙挑到了打谷场。

一天的紧张忙碌，晚上躺在床上双肩疼得火辣辣的，双脚像灌铅似的一动也懒得动，但也酣然入睡。翌日，又随同父母下田劳动。

一场双抢下来，人的体重掉了几斤，脸也变得黝黑，像变了一个人。

现在，我已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，在工作的小镇居住，父母也先后离去多年，哥哥和弟弟也选择在他们创业的西安市定居，家中农田流转给其他农户耕种。

如今，一条条硬化的生产路直达田间地头，一辆辆收割机、装谷车辆在田间穿梭，农人脸上堆满收获的喜悦，好一幅乡村合美图。

温馨的童年

□ 朱丽娟

我的童年是温馨的。

老屋是温馨的。沿着倾斜的上坡往前走，路面有些沟壑，像老树上脱落的树皮，在高大的桑枣树斑驳的光影中，依稀可以看到一间红砖青瓦平房，墙面的红砖砌得整整齐齐，白石灰粉刷成一米高的墙面，这就是我的老屋。

竹林怀抱老屋的两侧，常年青绿苍翠。屋前是一条小道，这是农家人去田间耕种的必经之路，路前是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河，河水清澈透亮，河对岸有一排看不见尽头的树，沿河岸铺展开去。透过苍翠的树木，隐约能看到对面的乌黑砖瓦房，一片片旱田平铺在屋旁。田里大多种植着花生和芝麻，每到农忙时节，农人就带着锄头去地里劳作。

烈日当空，奶奶总会用“红茶水”款待农人。“红茶水”制作简单，先用壶把水烧开，然后将整个壶浸泡在凉水当中，待壶里的水凉了，放入两三片和橘子树叶差不多大小的红茶叶，喝一口，清凉爽口，满嘴都会溢出茶香。我就成了奶奶身后的小跟班，负责给他们端水。

农人就在树荫下歇下来，舒展着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笑脸，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笑着对奶奶说：“你家孙女长得有味哟，像画上的娃娃似的。”奶奶眯着眼，回过头对我开心一笑。老屋的树苍绿，水清幽，天湛蓝，风和煦。一切都是温馨的。

声音是温馨的。初春，豌豆长出来小苗，两片嫩绿的叶子像个调皮的孩子探索着新奇的世界，待到田里一片浓绿，“豌豆巴果”的鸟声又从远方传来，每隔几秒叫唤一次，声音尖又脆，这种鸟我是从未见过的，她好像只为豌豆而歌。我寻着叫唤声，追入田里，想找到它们的踪迹，却被豌豆的香味缠住了，也不管是谁家的地，寻见豌豆荚就剥开，将一颗颗嫩绿的豌豆放入嘴里，有时吃着吃着，倦意上来了，竟枕着“豌豆巴果”的叫声，随地睡着了。

亮得晃眼的夏天，天空高而远，云朵一团一团绣在蓝天上，蝉在杨树上的一声声唤着“知了知了”，此起彼伏，仿佛整个夏天都是它的。我不免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，不服输地张大嘴巴对着树上大喊，誓要跟他们一比高下。爸爸大笑着：“娟子，蝉是没有听觉的，你别喊了。”哎，真是霸道的蝉，自己听不见，却不知疲倦地聒噪着。可是，没有蝉鸣，又哪来的夏天呢？

“娟子，坐到板车上来，我拉你回去。”这是农忙中的父亲，拉着满车的稻子往家赶，儿时的我侧身坐在板车的边沿，闻着稻谷混着泥土的芳香，听着农人谈着庄稼收成的笑声。此刻，暮色渐起，炊烟袅袅，夕阳下的村庄一片祥和。

人是温馨的。围着火堆烤火，是儿时记忆里老屋温馨的画面。当竹子被大雪压弯腰的时候，奶奶就会拿出早就晒干的木柴，把它们堆在堂屋的泥土地上烧起来，一家人伸出冻得通红的手，围在火堆旁，烧烧红薯，烤烤糍粑，大人们拉拉家常，撕开红薯被烤得乌黑的表皮，递给我们这些小孩，丝丝缕缕的热气往外冒，那香味真是勾人啊，木柴火越烧越旺，屋内暖烘烘的，不要说我，就是奶奶都解开了几颗扣子。

儿时最爱听的就是挑货郎走街串巷的叫卖声。货郎叫卖的声音悠远洪亮，把各家各户的孩童和老人都召唤出来了。声浪见有人围拢来，就放下挑子，挑子两头是正方形的玻璃框，框子里有粉色闪条纹的花环，有放在嘴里凉飕飕的清凉糖，有小孩能够吹大的彩色气球，甚至还有像玉石做成的手帕，他们为我们这些孩子挑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。货郎穿着蓝色中山装，长着一张四方脸，脸上总挂着笑容，很和蔼地看着我们这些馋孩子。

奶奶每次见货郎来，总会牵着我的手走近玻璃窗，给我买几样小东西，满足我的愿望。有时货郎还会用他粗糙的手摸摸我们的头，送我一颗彩纸包的糖果。挑货郎做完生意，再次挑起扁担，又带着我们新的期盼渐渐走远了。

那温馨的童年，成了滋养我的骨血，到如今，它仍留给我温馨的回忆，因为这些回忆，我几乎不逼着自己的孩子做课业以外的作业，我要让他享受属于童年本该有的生活。